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

經名：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元朱象先編撰。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

句曲朱象先集

大唐宗聖觀記

夫至理虛寂，道非常道，妙門凝邈，無名可名。爰自太始開圖，混元立極，三才奠處，萬品流形，莫知象帝之家，未睹谷神之域，希夷瑣閉，淇滓封奇，及夫烏邇勃興，隱書詮奧，至化因茲而吹萬，玄教由是以開先。聖聖襲明，道德授受，于是混元之教，風動天下，水行地中矣。宗聖觀者，本名樓觀，周康王大夫文始先生尹君之故宅也。以結草為樓，因即為號。先生稟自然之德，應玄運而生，體性抱神，韜光隱耀，觀星候氣，物色真人。會遇仙輶，北面請道，二經既演，八表向化，大教之興，蓋起於此矣。茲觀中分秦甸，面距終南，東眺驪峰，接晴嵐之浥浥，西顧太白，集積雪之皚皚。授經之古殿密清，路牛之靈未特立，市朝屢易，仙邇長存，物老地靈，每彰休應。卿雲日覆，壽鶴時來，樹無窠宿之禽，野有護持之獸。文始藥井，韓梵未墮，老君輦車，確然不朽。至於穿寄盜竊，進退自拘，似有摯維，悉皆面縛。昔周穆西巡，秦文束獵，並枉驚回轅，親承教道。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立官於觀北，崇臺虛朗，招徠雲水之仙，閒館錯落，賓友松喬之侶。秦漢廟戶相繼不絕，晉宋謁版，于今尚存，實神明之奧區，列真之會府。後魏文帝變夷風於華俗，立仁義之紀綱，崇信教門，增置徒倡。有陳先生寶熾，潁川人，夙有幽逸之姿，幼懷林壑之趣，松風入賞，名嶽留連。玉皇之道，既弘銀榜之宮雲構。續有王先生子玄，言窮名象，思洞隱微，念在玄空，累非外物，含神自靜，儀聖作師，並德音孔昭，鬱為宗範。周太祖定業關內，躬受五符；隋文皇沐芳禮謁，獲聞休徵。迨隋德將季，政教陵遲，六飛失馭，四維圯絕，夷羊在牧，輦巷滿野，家習兵兇，民墜塗炭。皇帝命世應期，榮鏡區宇，戡難靜亂，亭毒無垠，廣大配乎天地，光華方諸日月，數階庭之莫莢，聆鳳和鳴，照景星於玄雲，觀麟郊藪，緝禮裁樂，化俗移風。農夫勸於時雨，隴餘滯穗；工女勤於蠶績，杼軸不空。九服韜戈，三邊靜拆，西戎革面，東夷獻舞，朔南洎聲教，漠北盡來王，德化遐漸，無幽不暢，三善克懋，非假二疏。一有元良，萬邦貞固，昭一均天縱，道契生知，篤尚玄根，欽茲聖躅，以武德三年詔錫嘉名，改樓觀為宗聖觀。宸宸興念，纂胄所先，啟族承家，鼻於柱史，得一以靈，蹈五稱聖，弱為道用，柔為至堅，損之又損，以至於益，瓜瓞綿長，慶源悠侵，爰初啟祚，致醮靈壇，自然香氣，若霧霏空，五色雲浮，如張羽蓋。七年，歲惟作噩，月在

黃鍾，六轡齊釀，百辟咸從，親幸觀所，謁拜尊儀。軒后之詣崆峒，神農之上石室，順法行禮，異代同規。觀主岐平定，精金格之書，究玉岌之文，知來藏往，盡化窮神，豫鑒天休，贊弘景福。法師呂道濟、監齋趙道隆，玉器凝潤，鶴情超遼，辨析連環，辭同炙輶，對歇天旨，妙沃帝心，乃謂片言小善，尚題鉗碣，蚘夫皇輿迂駕，抱酌希微，大道資始，鑪錘萬物，不有刊勒，其可已乎。侍中江國公陳叔達，朝宗羽儀，詞才冠秀，奮茲洪筆，為製嘉銘，其詞曰：眇矣靈化，玄哉妙門。飛形九府，鍊氣三元，黃庭祕錄，金格微言。玉京留記，金黿還魂，揚塵束海，問道西崑。物色函關，存容清廟。建標伊始，層壇雲峭。綺井虹伸，風窗電笑。玄都正律，帝臺仙召。抱髓捫星，餐霞引照。豁虛罔象，無名至要。高廂久縣，清泉餘療。宅心勝倡，游息眾妙。絕壁翠微，漂流丹竅。鞠草如結，周原甚突。聖道將弘，重光顯曜。明明我后，積德累功。陶涎寓縣，叱吃雷風。庸稽大室，禮盛鄧宮。時乘正位，道配玄穹。四維載仰，百世斯隆。有截示外，無思自束。祥符浹遠，瑞采澄空。百神咸秩，千齡是崇。宗玄壯觀，詔蹕康莊。雲行輦道，吹發山梁。飛文協一，接禮神皇。五旌回首，六轡齊釀。宸儀展敬，享福無疆。巍然高碣，播此遺芳。給事中騎都尉歐陽詢撰，武德八年二月十五日建。

大唐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

聞夫真人者出巨殼，歷倚杵，騎輩廉，從敦圉，臣雷公，妾密妃。朝擢髮於湯泉，夕晞首於暘谷，仍丹丘以長嘯，戴翠華以高遊。一自非殖因曠劫，肅恭大浩從事於金房之前，鏤心於玉晨之上，攜青童而應黃錄者，奚以成後來之妙相乎？繼絕景而胤希聲，則尊師其人矣。尊師諱文操，字景先，隴西天水人也。後秦尚書僕射緯之後。緯仕長安，故為扈人焉。若乃鬱為帝師，降邇於唐勛之代，光乎王佐，應命於周武之朝，家籍代資，可略言矣。曾祖洪，字文朝，商州長史。大父舒，隋文州別駕。昭考珍，皇朝散大夫，以先知授。尊師特稟異氣，垂實冥華，始降邇也，其母袁氏夜夢玄妙玉女授九老丈人之符，寤而記之，每存思也。數月而聞腹中誦經聲，且時時有異光繞身矣。及載弄之始，目光炯然，眸子轉盼，若有所見矣。袁氏以其所夢，有徵心誌而不言也。及勝衣之日，自識文字，惟誦《老子》及《孝經》。乃曰：此兩經者，天地之心也。此後見好殺之字，若蹈水火，視無禮之文，如墜泉谷。稍長，聞有尹真廟，乃精心事之，不近俗事。因讀《西昇》、《靈寶》等經，漸達真教，既得玄味，便契黃中。聞師者傳道之父母，行道之神明，無數劫來，妙經是出，不因師學謂之長昏，遂章惶無已，求師不暇。時有周法者，內音之先鳴，上皇之高足，乃願參軒效駕，陪景嘯空，奔走禮謁，以申宿志。周法見之，乃謂尊師曰：汝於劫會之中，已受龜山之錄也。便訓以紫雲之妙旨，授以青羽之隱法，一入其心

，謂赤松、王子喬可與撫煙月矣。年十五，道行已周，有名于遠近矣。屬文德皇后遵上景而委中宮，于時搜訪道林，博採真邊。尊師即應玄景，行預綠雲，奉敕出家，配住宗聖觀。雖剪芝瓊園，採琳玄隴，意每遠出，未近謝也。將欲沐浴束井，棲遲南昌，保護崑崙，窺奇渾沌矣。故屬想丹煙，游心紫度，徧尋五嶽，備涉九元，尋三君之祖氣，成七晨之慧眼。旋謁周法，便居終南。寂慮於溫泉，冥精於寒谷，有年日矣。既通八景，又達九天，知來藏往，多所曉悟，若有神日：周法上遷。及省所居，已去順也。貞觀末年，行喪既畢，永徽三年，乃游太白，入重玄也。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此後丹字紫書，三五順行之法；扶晨接晝，九六逆取之方，咸得其要。尊師所有遊山異邊，祈醮靈應，並有別錄，此不載之。至於顯慶以來，國家所賴，出入供奉，詢德諮量，救世度人，轉經行道，玄壇黃屋，帝座天言，東都西京，少陽太一，九城二華，展敬推誠，三十餘年，以日擊月，始終不絕，有感必通，凡是效驗，君臣同悉，救書往復。日月更回，神道昭彰，歲時交積者，不可具載，並傳於帝居，一二要者，略舉其目。初，尊師遊，太白高頂，雲霧四周，聲振萬壑，此處缺六字#1千仞，復有像充九色，其高十仞，欣然長往者，意已篤焉。高宗之在九成宮，有宇彗經天，長數丈，以問尊師，尊師對曰：此天誠子也。子能敬父，君能順天，納諫徵賢，斥邪遠佞，罷役休征，責躬勵行，以合天心，當不日而滅。上依而行之，應時消矣。是故高宗以晉府舊宅為太宗造昊天觀，以尊師為觀主，兼知本觀事。儀鳳四年，上在東都，先請尊師於老君廟修功德，及上親謁，百官咸從。上及皇后、諸王、公主等，同見老君乘白馬，左右神物，莫得名言，騰空而來，降于壇所，內外號叫，舞躍再拜，親承聖音，得非尊師之誠感也。由是奉敕修《玄元皇帝聖紀》一部，凡十卷，總百十篇，篇別有贊。時半千為尊師作也，紀贊異秩，繕寫進之，高宗大悅，終日觀省，不離于玉案，乃授尊師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常少卿。尊師固讓，不得已，辭官而受散職焉。永淳二年，天中有望，告成有日，萬乘雷動，千騎風馳，天子乘閣道而御帝車，草官陪六儀而承七曜，將禮于天樞，幸中嶽也。金繩未舉，玉檢猶潛，而六龍頓轡，三光斂色，聖體不安，旋于皇極。屬紫微虛位，白雲上征，萬國號訴，四方遏密，太后諮訪尊師，尊師曰：真坊仙境，亦著代謝，物有榮悴，氣有初終，大道之常，幸康神器。陛下宜存思諒間，極想欽明，密理百神，潛化萬姓。文操人間地上，物裏天中，所有靈明，倍百祈請，亦望二十四結，火燒而憂盡，七十二教，水鍊而法成，皆見先徵，以明後事。乃著《松惑論》四卷，《消魔論》三十卷，《先師傳》一卷。垂拱四年，將賓玉帝也，上足時道成咸願奏章以延福蔭，尊師止之曰：有順宜遵，不可犯禁。言訖委化，顏色如常。粵以長壽四年四月十四日，遷兆於終南文仙谷。弟子侯少微等，追思龍漢遠

慕龜巖，冀德音與天地同久，神道共陰陽齊化，昭花騫林，冥滋柏樹，俾斯貞石，文若三光。其詞曰：去矣。大仙，悠哉上玄。玉谷白芝之座，金闕紫蘭之前。既嘯景於瓊札，固交歡於碧泉。出三萬六千之厚地，入三萬六千之遠天。咀九華之翠菊，坐五色之紅蓮，常吟外景，每握內篇。春霞飛乎絳雲，秋風生乎紫煙。裴回高黃嶺，顧步太白巔。三秦四塞帝王國，京兆長安龍鳳川。煌煌兮四明路，浩浩兮八景年。今已向上襲前果，何時來下降宿緣。當乘道之氣，應傳道之味。必使氤氲六合中，自然昌揚，萬劫通。稽首空歌步，願得乘九素。天下同此心，非獨騫之林。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上柱國、平凍縣開國公員半千撰。開元五年十月二日，弟子侯少微建。

大唐聖祖玄元皇帝靈應碑

至矣哉，皇法於天，天法於道。居大寶者，必尊祖以配天，孩庶類者，咸宅生以母道。故四維張國，遠宗玄教，三后在天，代紹明德，然後彌綸區宇，昭格神祇，其能系二美之盛烈，首千古之洪化者，卓哉煌煌，歸我唐室矣。皇上受圖享國蓋三十載，功伴天地，孝誠祖考。其高明也，布星辰以有倫，其博厚也，振河海而不洩，至於揖草后，叔彝倫，陶鑄堯舜，漱隘軒頊者，乃皇上之餘事也。嘗端居宣室，緬懷至道，惟德動天，夢啟靈應，惚恍有物，希夷玄通，實元祖之明命，錫無疆之寶曆。乃潛誌玄象，遵誥旁求，西互太白，東連鄂杜，號周史之經臺，枕泰山之幽谷，肇居尹氏，集法倡為道門，後遇皇唐，易樓觀為宗聖，藥井尚喋，仙軾仍存，卜勝宗玄，此為淑落。飛泉噴石，重林闕景，苔蘚地偏，以恆深煙，雲晝晴而不散，眸容挺出，赫然有光，煥白虹於玉座，紛紫氣於仙境，泊邁睿覽，宛符夢寐。禧，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形容，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者，可舉之一隅矣。其始近也，焚芝木，辟葦擅，寂歷無聲，擎跪有則。初靡荔席，次登靈壇，徐肩綵杠，少息華館，清籟颼颼於草樹，天香氛氲於崖谷。及路轉莽倉，風順崆峒，雲鶴爛以導輿，草仙扈而成列，逮地邇天苑，閩轅國門，霓旌鳳簫，風馳海合，絳節羽蓋，波屬霧委，萬姓翹首於西城，百辟候儀於北闕，顯顯如也。皇上乃捧昇露寢，奉先思孝，集仙府以陳齋，圖混成而告遠，不崇朝而通八景，未浹旬以徧六合，故旱臣率舞慶靈，稱觴獻壽，森旗伐鼓，何其盛哉。於戲，玄元之道，旁確萬物，眇為化先，稀韋氏得之而挈天地，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至若王母西崑，比之如朝菌，麻姑東海，涵之如夏蟲，沖虛馭風，蓋錙銖於糠粃，王喬控鶴，方嫡榦於蓬蒿，信無上歟，信元氣歟。且天啟皇唐，儲北罔極，其功神者其應大，其源靈者其流長，昔王室將傾，我則電擊以存國，介丘望幸，我則雲行以告成，汾睢瑟祀，我則順子以尊后，陵寢肅雕，我則述經以明孝，可謂重椅坤軸，再紐玄綱，曼衍歲蘿，皆皇極之大造也。其修缺禮，補

樂章，存朴以嗇文，陳兵以訓武，奔四夷以歸化，主百神而授職者，可勝言哉。古有仁片言而受福，樹一善而獲應，況網羅眾制，包括鴻徽，以神化之頁明，協靈命之幽贊，克含脩祉，不亦宜乎。玉真長公主以天孫毓德，帝妹聯貴，師心此地，杳捐代情，奉黃籙以法潔，瞻白雲而志遠。觀主李玄則監齋顏無待、上座傳承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逍遙山林之下，徬徨塵垢之外，因聚而議曰：今自道以祐主，自主以祐人，下覃六幽，上契三極，風后力牧，協宣朝政，關雎麟趾，宏被國風，禎祥荐臻，妖珍不作，足以規萬葉，示將來，赫赫巍巍，以表靈既，而乃謝奚斯頌魯之義，闕穆滿銘鼻之遊，是上蔽天休，下虧臣禮，緣事誼斷，蒙竊惡焉。於是益壓宰李嗣琳，同荷湛恩，以備能事，博詢墨客，以贊皇道。時戶部郎中沛國劉同昇，才清起草，譽美郎官之列，文慕上林，能揚天子之事，共遵大雅，以換其辭，奉為頌曰：終南之北洞真境，關令尹真宅茲嶺。陰陰松柏造華頂，草結華樓龍護井，靈仙之窟肅而靜。惟皇夜夢真人來，神光赫赫金銀臺。瑤容綽約冰雪開，霓裳羽駕紛裴回，前聖後聖相感哉。帝心虔求齋玉京，王公百辟咸致誠。雲旗綵仗森出迎，日月晏溫顥氣晶，真容來兮受天慶。真容來兮聖人壽，千春無涯百福有，真容來兮寶曆昌。遠郊卻馬雄四方，紫殿敷座煙雲香。拜手稽首天地長，玄元之祚萬斯唐。朝散大夫守倉部郎中上柱國戴遊撰序，朝散大夫守戶部郎中劉同昇撰頌。天寶元年歲次壬午七月十五日建。

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

終南山者，中國之巨鎮也，稽之古典《書·大禹》、《詩·小雅》，皆所稱美焉。亦曰中南，以其在天之口^{#2}，居都之南也。至若盤地紀，承天維，奔走草仙，包涵玄澤，靈氣浮動，草木光怪，則又為天下洞天之冠。故古之閔衍博大真人，以游以處，謂之仙都焉。古樓觀者，真人尹氏之故宅，終南名勝之尤者也。按《史記》真人當姬周之世，結樓以草，望氣俱真，已而果遇太上老君，延之斯第，執弟子禮，齋薰問道，遂受《道》、《德》二篇五千言焉。真經既傳，大教於是乎起矣。原其旨也，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無，有以沖虛恬淡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去智與故，動合於自然，以之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民安而祚久長。其指甚簡，其事易行，由是時君世主，莫不尊是道而貴是德。周穆王親訪靈躅，為建祠宇，度道士七人，號曰樓觀，是則度人立觀之始也。始皇好神仙，於此構清廟，漢文慕黃老，于是立齋宮，魏晉周隋以來，或鑾輿躬謁，或詔敕繕修，給戶灑掃，賜田養道。有唐啟運，高祖武德三年，詔改樓觀為宗聖觀。宋室興，端拱元年，復賜觀額曰：順天興國。是則歷朝崇建之略也。若夫玄孫道子，聚則形，散則氣，坐在立亡者有之；通真達靈，曰昇舉，曰

尸解者有之；以道輔世，為帝師者有之；飛篆誡魔，拯民瘼者有之，垂科立教，開化人天者有之；枕流漱石，不屑世務，高尚其事者有之。歷觀先師傳所載，祖玄述妙，世有其人，是又知源深而流長，仙脈綿綿而未艾也。爰自白鹿昇虛之後，陵遷谷變以來，聖邇未湮，斑斑可尋者，可指數也。驚然若赴谷之龜，凸然如覆几之孟，古殿隱隱而見乎木杪者，授經臺也。邃而幽，深而曠，窈窕而入，蜿蜒而上者，文仙谷也。望之巍巍然，蒸嵐鬱黛，朝夕乎其上方，靈光寶氣，秀發乎其間者，鍊丹峰也。停天一之水，含內景，吐玉津，為金液大還之用者，丹井也。裹九曲之勢，呈千歲之姿，不逐炎凍變遷者，繫牛柏也。傳有云：老君既昇，所乘薄輦車並藥臼等，寶而傳之者，千餘歲矣。唐開元中，詔入內府，遂亡焉。又《關尹》九篇，名聞舊矣，而世亡其書。唐宋崇道之代，詔訪逸書屢矣，竟不獲。大元癸巳之歲，政清和典教之日，有張仲才，沂水羽客也。得是書于浙，特詣師席獻之，一時驚異焉。嘻，以千載之前之尹書，歸千載之後之尹氏，意者天昌是道，而斯文應期而出也，不然，何緘芥機投如是之妙歟。頃者金天失馭，戈革熾興，累代宏規，例墮灰劫。暨國朝撫定，紀綱初復，于時清和大宗師以真仙之胄，掌天下教，每念祖宮廳圯，盡然于懷。歲丙申，自燕來秦，躬行祀禮，四方宿德，不召而集。裴回遺址，其存者惟三門、鍾樓並二亭耳，遂議興復。時有前道士張致堅，狀其舊業以獻，宗師深稽冥數，每得人於詞色之表，顧謂同塵真人李公曰：祖道中興，玄功是耐，紹隆修建，公不宜後。乃以觀事付之，公謝不敏不獲命，受之，仍請行省田相君雄、乾州長官劉侯德山為功德主，繼承總府文據，以近觀舊有地土，明斥四止，永為贍眾恆產。公於是率徒千指，以宗師所委大師韓志元、張志朴斜領其事，蘿榛棘，除瓦臂，輦材植，斷者、陶者、規構者、耕以鑲給者，莫不同誠竭力。彌月漫歲，有譽鼓弗勝之意。逮于壬寅，稍克就緒。建殿三，曰金闕寥陽，曰文始，曰玄門列祖；為樓三，曰紫雲衍慶，曰景陽，曰寶章；為堂二，曰真官，曰齋心。賓有館，眾有寮，焚誦有室，山門、方文、廚庫、蔬圃、水輪，至於下院別業，以次而具。丹堊藻繪，赫然一新，其用廣，其功速，轉天關，旋地軸，華日月而平北斗，其為力也大哉！由是觀之，非清和不能知同塵，非同塵不能了此緣，故一時有尹李古今仙契之語，非偶然也。中統元年夏六月，以朝命易觀為宮，仍舊宗聖之名，作大齋以落之。公之門人提點成志遠、知宮仕志安等議云：此宮自有周以來，累朝崇建，事邇或載在傳記，或勒之碑銘，固已傳之無窮矣。惟今吾師重修之盛績，獨無紀述見于後，我輩出於門下者幾三千人，於師之德不得為無負也。乃狀其始末，詣燕之長春宮，請記於掌教誠明真人。以潤文見命，予以年邁，且廢筆硯久矣，度其不可違，乃案來狀，並錄到歷代碑誌，相與參較而編次之。李公名志柔，字謙叔

，家世治水。自其父志微素喜冲澹，嘗事開玄李真人，學為全真。公既長，亦與弟子列。開玄愛其察氣特異，數於根本憤徘徊之地啟迪之。公亦心領神喻。一旦氣質變化，有一日千里之敏。其兄志一蠟×弟志藏、志雍，皆從之游。初隱于。仙翁、廣陽兩山十年，及聞長春宗師奉詔南下，乃迎謁於燕山，玄關祕鎖；迎刃而解。其後道價益重，名徹上聽，賜號同塵洪妙真人，並金冠錦服。諸方建立，若宮、若觀、若菴，殆三百餘區，然皆以是官為指南。故興造之日，凡在門下者，莫不迢遞來自數千里之外，服勤效勞，惟恐其後，是以功成如是之速也。雖然，是官之復，其亦天時道運之所為乎？昔自玄元文始契遇于。茲，挾先天之機，闢眾妙之門，二經授受而教行矣。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為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為魏晉之虛玄，三變而為隋唐之襁檜，其餘曲學小數，不可殫紀，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為無用之具矣。金大定初，重陽祖師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學，唱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紹千載之絕學，天下靡然從之。聖朝啟運之初，其高弟丘長春徵詣行在，當廣成之問，以應對契旨，禮遇隆渥，且付之道教，自王侯貴戚，咸師尊之。於是玄元之教，風行雷動，輝光海宇，雖三家東落，萬里郵亭，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一教法之盛，自有初以來，未有若此降也？今馬革故鼎新，豈惟一古樓觀之復，其人歸戶奉，琳宇相望，蓋又作新天下萬樓觀也。嗚呼，非天時道還其能如是乎！才因歷言之，使後之學者有以觀考而知勉云，於是乎書。太原李鼎撰，中統四年三月十二日建，元貞二年重陽‘日重上石。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竟

#1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104頁綠此碑，該處所快六字鳥啊忽涌團光，去地』。

#2以其在天之口』所缺一。字《這家金石路》第答頁錄此碑，作『中』。

#3『以潤文見命』，《道家金石略》第續1頁作【真人以潤文見命騙。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

句曲朱象先集

終南山古樓觀刊關尹子後序欽惟混元之教，玄勢德化，博被於天下。原其聖真契遇，二經授受，皇肇乎茲山，猶日升嶼。夷而燭萬國，江出崑崙而吞百川也。然混提其綱，道德垂乎五千。文始備其目，繼有九篇之述。是述也，豈其受之面命而未著之書者，故命篇析章，致廣盡精而集厥大成焉。以今觀之，凡理性命三氏之學，無不畢其第。後世業擅顛門，難乎悉究，或勉於箋解而每虧全體，復不若研之正文也。然篇有名義，章則無有，今摘其尤字為題，為讀者指要，或謂其失古。夫龍經止二篇，河公疏為九九而標以名，後世竟遵而弗去，蓋有便而無害，得御今之道也。今焉章有目，音有釋，讀有點，刊梓以

壽其傳，界誦習者、不煩降席，但精之熟之，有餘師矣。其與險茲山面聖真而受之於當時也奚殊。有志者最之。一虛子斂衽書于說經之臺。

終南山古樓觀宗聖宮圖跋文

天下形勢之雄者，在郡曰長安；長安形勝之鉅者，在山曰終南；終南名勝之最者，在宮曰樓觀。樓觀者，真人尹氏之故宅，太上老君說《道德經》之處也。爰自結草為樓，觀星望氣，聖真際遇，經教宣傳，由是道家之學，風動天下，水行地中矣。自周而來，屢經世變，以教本所在，旋廢旋興。近又廢於金季。國朝開創之初，先師同塵真人承清和大宗師之命，篤意興復。未幾，樓殿凌空，金碧溢目，千年舊觀，一朝復還，草木以之生輝，煙雲為之改色，南山益秀而渭水增明矣。嘗試論之天下名宮偉觀多矣，原其所起，斯樓觀者，張本之地也。諸方仙蹤聖迹廣矣，竅其所以而樓觀者，太上開教之所也。論時則無前，校尊則莫大，是故萬乘數謁，詔旨累修，良有由也。諦觀先師傳，所載自古登仙得道之士，出乎其間者，無世無之。是宮也，其為道之源，仙之祖，教之本乎。所以稍弛而更張，中微而益著，先德所謂終南元氣老不死，誠篤論也。比者修建告成，因以先朝宮圖故新參訂，重繪而刊之石，使四方學道之士得以稽古而知本云。至元二年十月二日石廷玉題。

大元清和大宗師尹真人道行碑

至元二十七年，玄門掌教玄逸張君真人，被朝命巡祀嶽瀆，馳驛來秦，炷禮于古樓觀宗聖宮，崇祖道也。既竟，因覽山川景物之靈異，重樓峻殿之偉觀，及思玄元文始，自傳經啟教迨，今二千四百載之間。雖興替不一，然道林長盛，仙胤相承，今又興復於清和、同塵二真師，故世有尹李古今仙契之語，信盛・事也。二師道行，孰不知之，然非託金石無以昭示永久，同塵則有天樂真人之文，已勒之石，若夫清和之碑，義不可考，今猶闕然，是則嗣教者不敏之過也。乃命提點聶志真、趙志玄纂述師之行狀，及錄樓觀古今碑誌，徵文于鹿溪賈鹹。固辭不獲，因按其事而次第之。師諱志平，字大和，姓尹氏，全真嗣教之宗師也。世居滄洲，前宋有仕萊州者，因家焉。大父而上，世以儒業擢進士、歷郡守者，凡七人。祖公直、考弘誼，皆韜光不仕。師以金大定九年正月二十日生，性有宿慧。甫三歲，善記古事。五歲入學，日誦千言。十四遇丹陽真人，遽欲棄家入道，父母難之，往復三返，始從其志。初住菴昌邑，夢長生劉真人，斷首刳心，使其玄解。後立觀棲霞，侍長春邱真人，提耳面命，付以微言。繼又受《易》於大古，得《談》於玉陽，真理融會，心光燁然。由是道望日隆，為學者師法。歲己卯，太祖聖武皇帝特頒綸音，起長春真人於海上，選名德以輔行，得十八人，師為之冠。及見上於西域雪山之陽，虛席以問至道。對以寡欲脩身之要，愛民永國之方，及上天所以好生惡殺之意，上皆嘉納

之。聖眷優渥，俾掌天下教。於是玄風大扇，海宇宗仰。乙酉還燕，詔令住太極宮，即今長春宮也。師在席下，四方尊禮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乃退隱於德興之龍陽觀，凡二載。長春六付手札，示倚重之意。洎長春上仙，眾以主教事敦請，遂遁迹於東山，後以僚士固請，不獲已，從之。師之典教也，肅肅雍雍，純焉道化，不令以憲，人自為勸。其輔翼教席，勝士珠聯，琳館道宮，所在星列，以至山林巖谷，十百為居，木食澗飲，怡然有巢許之風，雖丫童之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無妄語，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此時也。師以道化之行，歸功重陽。繼述先宗，注心樓觀，每於二者惓惓焉。俄京兆行省田相君馳疏來請，適與師意合，丙申春，自燕之秦、灶禮祖宮。而殊庭祕宇，以天興之變，例墮劫灰，四顧蕭條，惟山川之靈氣猶滃然也。諸方道侶皆裹糧來從。時有前道士張致堅，狀其舊業，請主於師，且乞興造。師復選於眾彥，乃以同塵李公真人，敦敏有志，輿論所歸，遂授以觀事，畀任其責。於是規模籌畫，役作大舉，已而殿閣華煥，廣大高朋，至者聳觀焉。自上命中書楊公召玄駕還燕，至戊戌春，師從容謂眾曰：吾老矣，宜去勞從佚，會諸耆德。手自為書付真常李公，俾嗣教，因築清和宮於大房山以為菟衷焉。庚子，重陽祖庭請督葬事，欣然而往。所過道路，設香華迎拜者，日以千計，貢物山積；略不顧。方歲旱，眾禱未孚，咸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雨。是時陝右甫定，會葬道俗，常數萬人，物議恟恟，賴師鎮伏，故得完其功。事竟，復入樓觀，逍遙閒居，澹然為神明遊，登臺懷古，間形詠歌。有曰：周朝興逸士，唐代顯尊師。宗祖古樓觀，清和得繼之。推此詩，亦以見自任之意。明年還燕，無幾何，命侍者汛埽清和之丈室。翌日，及宮洮，禮聖畢，炷香歡茶，危坐談道，夜參半，正衣冠，曲肱而逝，實辛亥二月初六日也。時異香盈庭，經夕不散，計聞諸方，近者號慕，遠者駿奔，如考妣焉。初遺言葬大房，至是徇眾請，葬于五華焉。春秋八十有三。所著有《葆光集》法，語曰《北遊錄》中。統辛酉，詔封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其生平道行具載《金蓮記》，並重陽、五華兩官所署之碑，茲特紀其作新故宮，光昭祖道，始終之大要者。嗚呼！師之至德，杳乎其難名也，姑以事之顯異者一二言之。昔玄元之西度也，垂二經以醒萬世，是故傳其道而啟其宗者，尹文始也。洎長春之北覲也，進微言以蘇六合，然而紹其德而擴其教者，尹清和也。噫！前聖後真，率由一族，道同德合，是豈適然相肖也歟。抑聞《關尹》九篇，作於文始，世可聞而不可見也。雖碧虛之瞻博，而誤指《西昇》政和兩詔，遍訪道書而不獲也。歲癸巳，客有至自浙，以《關尹子》書來獻者，言希旨聖，讀之皆驚，詰之，則曰：始進士孫定得之永嘉山中，蓋如李荃得《陰符》於嵩嶽也。噫！以千載之前之尹書，付千載之後之尹氏，幡然出應，如芥投鍼，由是觀之，天其與

尹氏者一何著也！矧樓觀自文始後，在族裔而登仙者，代有其人，在周則有軌，在秦則有澄，在魏則靈鑒，在唐則文操，在今則清和，靈源彌遠，仙派彌長，以斯三者而驗焉，天其祚尹氏者又何厚也！噫，異哉！歲敦牂，月大呂，望日，安西路儒學教授賈餗撰。

賦關尹篇獻清和大宗師言歸樓觀

車聲歷歷青牛喘，已上崑函萬重險。
赫曦高出紫翠間，霜合關門曉仍掩。
晨門令尹神骨清，絳衣大冠如日星。
著龜夜半 奇兆，知有異人從此經。
車中老氏老局束，黃髮金聲色如玉。
從衡為我論天心，棄外形骸一榮辱。
耽耽七虎相啗吞，淋漓血肉星日昏。
流沙西流弱水弱，折入蔥嶺逾崑崙。
枯樁號風暮煙起，身與飛鴻輕萬里。
回天九鼎警飲問，宇宙清寧功一指。
老仙神化其猶龍， 補大地收元功。
青冥一去不復返，令尹亦老終南東。
終南高逼河漢走，上去昭回一揮手。
天虛月白風露清，結草為樓近牛斗。
偉哉耳伯幾世孫，常恐飛去為星辰。
紫泥敦車駕綠耳，長春宮禦長如春。
蜺旌豹飾光紛隕，老 歌呼喜旋軫。
寧知今代清和翁，不是當時關令尹。
雲夢趙復仁甫撰。

大元宗聖宮主李尊師道行碑

師姓李氏，諱志柔，字謙叔。其先治水人。世業農桑，以門地清白見稱於鄉里。昆季凡四人，師其次也。生有宿慧，及長，雅好林泉，蕭然有出塵之韻。父志微素嗜玄學，先從趙州臨城縣太古高弟開玄真人李君，參受全真教法，及學成行尊，所作歌詠，深契玄理。泰和辛酉，師亦事開玄，執弟子禮，服勤日久，開玄識為受道器，真詮祕訣，付授無所隱。師既蒙指授，自是鍊養愈密。丐食邢治問，雖絕粒數日，立志不少衰。尋隱居仙翁、廣陽兩山，謝絕人事者十有二年，心境虛明，萬理照徹。爾後，開玄及志微俱解化，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師遊，蓋相尚以道也。已而，西山盜起，遷邢臺，築通真觀居之。道假日隆，遠近嚮慕，願為門弟子者，戶外之屨常滿。庚辰春，聞長春

宗師拔起海隅，道經燕趙，師具禮以餞行。迨癸未八月，長春奉詔南下，師復近於宣德之朝元觀。長春以碩德宿望，賜號同塵子，且囑以立觀度人，將迎往來，闡化為務。師恪遵玄訓，於是始建長春觀於漳川，奉天、棲真於大名。丙戌，復詣燕觀寶玄堂。明年秋，長春返真，師杖屨南歸，嚮化者益眾，如磁州之神霄，相之清虛林慮之天平，廣宗之大同，燕之洞真，皆以次而舉。其門弟諸方起建大小菴觀殆三百區，化度道流稱是。丙申，清和大宗師自燕入秦，禮謁祖宮，時師亦侍行，適宗聖道士張致堅，以廢址係玄元道祖演《道》、《德》二篇聖蹟，天興兵亂，焚毀殆盡，具狀懇宗師乞為重建計。宗師以為無丹山豈能棲彩鳳，有任公乃得厭大魚，即以狀付師卑任其責。師奉命率徒，刻荊蕪，陶瓦壁，經之營之，日漸成序。丁酉冬，真常宗師署師大名、邢洛兩路教門提點，暨清真大師號，俾往來秦、魏、趙間，以辦其事。不十載，雄樓傑觀，集然一新。庚戌，洛州牧石德玉慕師名德，詣闕保奏，賜黃金冠服，加號同塵弘妙真人。甲寅春，詔燕京大長春宮修普天大醮，師預高道之選，事竟，盤桓邢沽諸宮觀，有未完者，例為補葺。中統癸亥，誠明宗師命督還樓觀。凡有闕略，悉皆完飾。方之前代，雖未大備，其已成殿閣，峻麗則復過之。至元改元，奉德音，禁民侵擾，及使臣軍旅無聽留宿，以便焚誦。三年丙寅夏六月二日，沐浴正襟，儼若平日，集眾于前，戒以脩身利物為念，以後事嗣弟子石志堅主領。翌日，儵然順化，享年七十有八。方其斂息之際，官北焦家巷居民見空界五雲浮動，仙音朗徹。奔往視之，師乃昇矣。畏暑流金，顏色如生。醮祭者三日；權瘞於所居之丈室，既事，遣介訃喪於山東門人。忽一日，大名奉天官掌鶴飛鳴，下直壇殿，眾目仰瞻，須臾訃一音至，識者以為師之神遊也。後四年庚午，門下耆宿卜以清明日葬于官東南會靈觀之仙遊堂。師天姿純粹，終日危坐。：？單之毅然，若不可犯。逮其即之，教人不'倦，皆嗇氣寶神之祕。其次，則必以一退己進人，罪福之方，隨高下接引之。所至之地，權豪士庶，莫不再拜禮敬，北面事之。自非胸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中誠實所格，疇克爾邪？以予嘗辱知于師，比其葬也，石君志堅狀師平昔所行大槩，懇來乞文，將刻之石。予亦重曦師之有道，不敢以固陋辭，乃因其實而紀之。銘曰：

希夷妙道言難窮，誠之所感斯能通。

粵有人兮宿慧充，開玄嫡嗣同塵公。

蚤年穎布超樊籠，仁慈清儉居謙沖。

虎龍交購全真功，鍊就骨肉俱相融。

今名籍籙濟岱崧，所在請益來參同。

西潮東翔關宗風，隨機接物開盲聾。

草樓灰雄施神功，瑤壇勿宇增興隆。

退身閒居德愈崇，百年厭世遊太空。

昭炤不亡存其中，我作銘詩樹琳官。

高天厚地齊始終。

宣授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玄明文靖天樂真人李道謙撰。 •

古樓觀繫牛柏記

人與物林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特察之於形氣者，有正偏通塞之異爾。至論其才不才之性，遇不遇之命，若動若植，則又未始不同也。惟木之生也，有蘖而殤，有拱而祆，有大十圍而無叫用。或為犧尊，或為溝中之斷，其夭壽貴賤所遇者，如是之不齊，則亦豈非天命乎？今以樓觀之所，謂繫牛柏，觀之，益信其然矣。昔我玄元道祖，當姬周之世，將度關遠遊，而文始老仙齋薰候見，迎歸是第而問道焉。嘗以挽車之牛，繫之斯柏，今閱世二千四百歲矣，而蒼蒼之姿尚，無恙也。嘻，亦異矣！嘗聞大鈞播物，非厚禾而薄稊稗也，聖人博愛，亦非尚而賢鄙愚也。一視同仁，理惟公共。今也，榮枯者如彼，其眾靡凋者若此，其獨豈天命之察特異乎？豈以藏正氣，蓄至精，有本者如是乎！其有神靈守護乎？其亦聖神所臨，道德所被，而有一概之益乎？是皆不可測而知也。亦嘗為之品題焉，衝然而若蓋之張，盎然而若雲之覆，蜿蜒若姨之擎，駛然而若稅之走，利然若角，回然若肘，其又龍而鱗之，辨而鬣之，拘之申之，去之來之，蠹之倒之。老骨不蠹而鐵石其頑，清風時至而笙竽自鳴。白鶴不來，幽貞誰與，雪棧霜虐，將奚為哉。嗚呼！它山之松，幾生滅矣，惟孤根挺然而不役也。庭宇之丹雘金碧，化劫灰者迭更矣，其青青之陰永在也。當時之人，子生孫，孫生子，不可世計矣，而蒼官獨立而不改。市朝屢換矣，山川陵谷屢遷矣，而雅操不與之俱變。既歷者雖得以代數，而來壽寧知其極也。自白鹿昇虛之後，得其所遺皆名耳，獨是為舊家青氈歟。故世世寶之，以為神物。至元戊寅春三月，皇子安西王特降命旨，遣提舉段德玉、石為牛，安寘其下以倣象當時之意。宮宰聶志真、趙志玄奉命忻躍，以為千載之遇，懇誌諸石，昭示無窮。竊嘗因是而思之，昔人賭甘棠而思召公，不忘有德也。周茂叔不翦庭下之草，仁愛之至而及於草木也。今賢王緬懷太上傳教之聖蹟，既以啟甘棠之思，復稽古肖像，賁茲靈木，則又見博愛之至。一舉兩得，仁孰大焉。惟仁則能周物，故關尹子曰：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有見乎，此則不惟知物，物皆有天命，至於物我通塞，可以融為一體而皆歸至仁之化矣。其可以一木而外之？

三茅山一虛叟朱象先撰。

終南山重建會靈觀記

造化之於人，無心焉，有心焉，予不得而知也。悠悠萬古，茫茫天宇，其

何以窮之哉？雖然剖石者當乘其瑩，逐鹿者必躡其蹤。觀神降于莘，則知造化非無為也；觀石言于晉，則知造化非無心也；觀開衡山之雲，借海藏之春，則又知人之精誠有通乎神明之理；觀拜井出泉，揮戈駐日，則又知人之誠懇有感通天地之理；觀冬起雷，夏造冰，則又知人之智力有奪天地造化之理。由是觀之，在彼蒼則雖邈邈而遠，其感而應之，實由此心之誠也。夫心之為德也，廣大無際，如大虛空廓焉湛焉，不為物欲所蔽，貫通昭徹，豁然與天為一。凡機之動。未有不與造物應者。況乎登九五，位大寶，貴為萬乘，富有四海，而復心心耽玄，念念注真，其天人感格，固非輿人所可同日而論也。即此會靈觀者，乃唐開元中明皇夢感玄元玉象出現之地，觀以是而立也。按《樓觀靈應》碑，其略曰：皇上受圖享國，蓋三十載，功俾天地，孝誠祖考。嘗端居宣室，緬懷至道，惟德動天，夢啟靈應，實元祖之明命，示至妙之儀刑。於是潛誌玄象，遵誥旁求，號周史之經臺，枕泰山之幽谷，睟容挺出，赫然有光。洎邁睿覽，宛符夢寐。又曰：其功神者其應大，其源靈者其流長。依如上說，則玄感之理，一何異哉？或者疑之，予因訂之曰：《中庸》有言曰：誠則形，形則著。人之有夢，蓋亦誠之形也。商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賁之良弼，果求而得傳說。明皇每禮謁真容，故感而見夢，此其誠之形而著者也。嘗閱《唐書》，當明皇時，玄元應現事邊殆非一二。或化老父，賣卜春明門外；或降丹鳳門，語田同秀取函谷之符；或出現於華清宮之朝元閣。至於太白山之寶仙洞，漢中郡之黑水谿，凡此皆事著信史，言有憑迹，可尋不可誣也。論者謂：明皇開元中，治幾三代，且多善瑞。天寶後以逸豫致亂，國步防危。何先後大戾邪？予固謂：應感之機，根諸人心，況人主乎。先賢有言，有其誠則有其神。此政尚清靜，親註老經，研精覃思，故有是非常之應。又曰：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誠人或衰，衰則怠生，故災亂亦以之而作，必然之理也。然觀其在位四十五年，享筭七十有八，蚤歲之禎祥偉績，中歲之皇皇聖政，以及晚年就閒養高，辟穀不食，其將賓天也，品玉笛而雙鶴下庭，上帝名為元始孔昇真人，以是言之，誠聖神英明之君也。觀有唐蘇靈芝所書老君應見碑，具述其事。宋趙履信重立，倒指計之，甲子十周矣。朝市屢更，廢興非一，近代又羅天興之變，殊庭祕宇，例墮劫灰。洎皇朝撫定，紀綱初復，歲丙申，同塵李公真人承清和大宗師之命，興復祖宮。于天元應瑞，玄教興行，加以二真師道，隆德盛，人天欽仰，門下之士，皆裹糧赴役，不遠千里而至。同誠協力，百工競舉，營造祖宮之外，其諸別業，又各任興茸。是觀之復，蓋藉諸方師友之力。殿宇既立，復以執事者齟齬不合，宗師教札敦諭，清規遂定。同塵乃命知官王志安兼任焚修，厥後住持者徙易不常，日見陵替。蓋同塵之於道，躬行實蹈，不事形邊，一動一止，無非教也，學者不領，從事於邊徹者眾矣，以故本微而末勝。至元庚

午，宮之耆德以門下何公志遠楨幹可委，昇典觀事。志遠既至，篤意修理，暑不暇扇，寒不及鑪，歲月不輟，煥然改觀。新祕殿，構重門，創雲室，闢田疇，萃冠褐，齊筵醺會，歲無虛節。緣力駸駸日盛，方為遐迹歸敬，而西山日薄，上征及期，以甲午臘月十八日返真，付門弟潘道治以後事。明年冬孟，宗主趙公志玄挈道治登經臺，以其新觀事迹，丐予文以刻石。義不可卻，因原開元建觀之由，敘述天人誠感之理，以為之記，且系之銘曰：

蒼蒼大象猷倚杵，是中真精官難睹。遠之不疏近莫取，萬形嫫媿誰賦與？緬惟玄元道之祖，開天宜為造化主。一物不遺咸煦嫗，妙同水月應何普。開元天子正當宇，醉心龍經嚴教父。悅兮神會若盼許，俄形玄象瑞此土。甲子十周迹未腐，蒼碑尚燦靈芝譜。同塵重來奮其戶，希聲還要舊家舉。調古不諧世律呂，暖暖姝姝何可語？聽渠玄唱鏜鍾鼓，聽渠金鼎躍龍虎。聽渠誠魔奮雷斧，聽渠象緯密探數。惟期復樸忘爾汝，惟期觀妙參眾甫。惟期忽悅見真素，惟期襲明續玄緒。相依經臺閱千古，屹然道海存底柱。三茅山一虛叟朱象先撰，大德四年真元日住持潘道治立石。

文仙谷純陽洞演化菴記

南山之陰，經臺之陽，有石室焉。崢嶸圓瑩，渾然天成，圖誌謂之純陽洞，方言以為文仙谷。前代嘗有羽人，因純陽仙迹，建堂立像，以奉香火，正大兵遂廢。國朝平定之後，歲丙申，同塵李真人承清和大宗師命，興復樓觀，仙蹤聖迹，舉獲一新。時有周王二道友，依洞構殿，於茲焚修。洞之坤隅，忽生異竹兩榦，特起子枝，匝立合六十四，宛類蔡著，萬目爭睹，以為道林之瑞，逐名神異竹。二友物化，棲真子周志全踵居之，住宇未完，復加營葺。迨辛巳之歲，熙然子王志和挈徒來自劉蔣，築室于洞左以棲託焉。水雲氣合，芝蘭味投，相與遠囂塵，樂間寂，耕植自給之外，一無所營，優遊卒歲，得遯世無悶之趣。一日，知菴關道玄議於眾曰：徒侶集，香火飭，今饒於昔矣，宜有銘記，以昭于後。乃請于提點秦蜀道教開玄孫尊師，因體至元加號真君之詔，采演化之字大書之，揭名為菴，復剏石禱予為之記。竊惟仙翁仙遊之迹，朝吳暮楚，在處皆有，繇是名播寰宇，無問貴賤少長，咸知景慕而像事之。嘗思夫列仙眾矣，奚獨至是哉？蓋以願力弘，化度溥，玄量大而報緣亦大也。近代全真教啟，玄風大扇，東盡海，西邁蜀，南踰江漢北，際大漠，莫不家奉人敬，從風而靡，自昔道化之行，未有如是翕然之盛也。推其源委，重陽甘水之遇，五篇祕語之傳，實自仙翁發之。是故天章褒錫，崇以真君六言之號，得非善道淑世，有裨政教而然耶！仙翁願念之廣，於是乎應。顧此真坊道境，玄元文始傳道之地，宜乎博大真人之所往來。凡羽其服而處于是者，當自慶自珍，令心與境符而底於道，庶無自棄之過。然學者力於道，舍五千寶訓，何以哉？故神仙

宗道德以為本，道德託神仙而有傳，違道德無以致神仙，希神仙必固全道德。昔郴江太守遇仙翁，問所業，曰：所業者老子，究其義，研其微，期遊汗漫與天地同久耳。嘻，仙翁豈欺我哉！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斯天地之心也，是亦仙翁之心也。有得於此，則無忝為之雲仍矣。復作楚辭，俾薦泉菊。其辭曰：雲冥冥兮青山隈，水泠泠兮流玉臺。盼黃鶴兮杳不來，瞻睥睨兮心在哉。

思仙風兮汗漫遊，飛青蛇兮麾玉蚪。朝百粵兮莫十洲，懷舊遊兮重到不。

煮白石兮 清泉，聆松 兮枕石眠。是日月兮何歲年，心寥寥兮獲本然？

一經啟兮璨瓊瑰，醒萬古兮燭九垓。敞仙闕兮眾妙開，雪盈顛兮呼不回。

三茅山一虛叟朱象先撰，大德六年四月既望，知菴關道玄何道源建。

玉華觀碑

原夫太極未判，道在混茫，兩儀肇分，道在天地，成位乎中，道在聖人。聖人者，為天地贊化育，為生民正性命，為往聖啟玄學，為萬世開太平。昔我玄元道祖，在周昭之世，授經於文始，教之所由生也。穆王謁草樓，遺宅為建樓觀，此宮觀所自始也。名幽逸，度道士七人，此道士所從起也。然則樓觀者，其為玄教之權輿乎！厥後秦始因茲而建廟，漢武即此而立宮，晉宋詔敕以增修，隋唐給戶以灑掃，歷代崇敬，其來尚矣。近代全真教祖又出山陰，紹玄聖之真風，續無為之古教，道恢方外，教闡寰中，上而王公大人，下而黃童白叟，莫不欽崇其道而尊奉之。當是時也，山林城郭，宮觀相望，什伯為居，甲乙授受，靡然不勸而自勉。道化之行，自三代而下，未有如是之盛也。即此玉華觀者，古樓觀之下院也，始自國朝乙未歲，同塵李真人領清和大宗師付託，興復祖宮。時有門弟子悟真大師李守寬，自洛水來，參觀師席，於山之麓，得唐玉真公主邸官故址，遂結菴於其地，為棲止之計，揭名玉華菴。居僅十稔，方欲增茸，亡何羽化。同塵復命其徒貞素散人郭守沖徙於是地，經營土木而鼎建之。始作於至元癸酉之春，畢工於丙戌之冬，聖殿真祠，雲寮庖室，各有攸序。繼又繚以重垣，植以眾木，位置軒豁，即菴為觀，仍扁以玉華，寔祖庭天樂真人命之也。次年，復署貞素以提點觀事，蓋貞素之於道，師授有源，清儉有守，冰蘖之操遠近著聞。今年九 有五，童顏鶴髮，神思灑然，晨夕焚誦不綴，殊無懈怠之容，非所養充裕，焉能至是哉？一日，知觀王守玄、何守真纂立觀事迹，求文以鑱石，用昭於後。義不容卻，因即其事。而次第之，言不盡意，系之以辭。曰：大道強名，常居杳冥。無色布色，無形寫形。品物既散，域滯株停。五行迭運，惟人最靈。當慎所履，理分渭徑。濁墮欲梅，清升帝庭。峨峨樓觀，嘉氣蓊青。道宗文始，炳如日星。玉華肇建，遠映林垞。水繞綠綬，山開翠屏。月朗碧砌，風穿綺櫺。猗歟貞素，名德惟馨。崇隆香火，演教談經。範模後學，威儀典刑。朝真懇祝，聖壽椿齡。至樂無樂，真空大寧。舉世

心醉，伊余獨醒。槐安一夢，迅如激霆。仙桂不老，薜蘿夕零。昭示延促，刻碑勒銘。

古邵王守道撰。以煙大流年清明日，知觀王守玄、何守真線慧通建。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竟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下

句曲朱象先集

大宗聖宮重建文始殿記文曷從而始乎，昔者姬周之世，有真人焉，於此望紫雲，俱玄聖，傳經受道，鑿渾沌，開鴻濛，章自然，明明既襲，教於是乎興焉。復見於青羊之肆，錫號文始先生，玄旨其在茲乎。古樓觀即當時結草樓之地，尋其遺邊，所謂授經臺、擊牛柏，尚無恙。世代曠遠，屢羅變故，一經廢圯，旋即興修，蓋以玄教權輿之所故也。近又盡於金季，國朝撫定後，伺塵洪妙真人李公志柔，承清和大宗師命，率徒興復，直寥陽殿北，即舊址重建文始之殿，以嗣師太和、太極二真人配焉。高明鉅麗，至者聳觀，殿既新矣。以前代碑誌殘缺，宗源難問，亡以開悟後學，乃狀其頂末及紀述近代關尹子書出世事實，訪予為刻石之。文辭以不敏，不聽，因機其事而記之。按《史記》周室衰，老子西遊出關，關尹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著《道德》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不知所終。切觀聖真契遇，汲汲然以著書為請，有以見其憂世之切，思復隆古之治，意則至矣。至於洩先天有物之機，啟後天不盡之傳，微文始，其孰能發之。是既書受而得旨矣，於是千日清齋，窮數達變，乃復著書九篇，號《關尹子》，此又《內傳》所紀，與《漢·藝文志》所錄書名正合。寥寥千載而下，求其所謂《關尹》九篇之書，則世莫之見，討于藏室無有也。宋碧虛子素博古，嘗叔老經而及此，乃斥《西昇經》是政和中刊藏典，凡兩詔郡國，蒐訪道門逸書，所獲雖眾，而此書竟無聞。是知方外真仙之書，造物者之所斬，固然，終不可泯，行之有時爾。國初，全真教啟，清和嗣教之五載，有得《關尹子》書于永嘉山中，持詣教席以獻者。義玄辭古，自成一家，見者聞者，莫不胥慶，咸謂尹氏典教而尹書出世。非天時道運，其能如是乎？閱其書，首言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翻老子語也。若謂道豈不可言、思哉，其不可言思者，即道也，指法瑩切，信夫老子之脫胎也。在當時也，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稱之為古之博大真人，自以其學出於關尹；列子則見而師之，故多請問之辭。以二子之高致而屈服如是，豈苟然哉！然老子之書，則尊道貴德，它不及言，而是書也，大綱舉，眾目張，蓋所以集大成也。是故遊太初，契一息，萬物寓，天地冥，凡直指道之道者，豈復容啟喙。即其道之事者言之，如曰女嬰龍虎，即今之丹道；蓬豆瓦石問答，即今之空宗；水可火因，南夭北壽，即今格物致知之學。互會兼曉，若此

者眾，後代理性命三氏之學，于時未啟，而此書悉已建明。由是觀之，闡重玄，開眾妙，其為門闡亦大矣。第造履者，不無堂奧之別也。逮世下降，源遠振分，各以所得之重，樹為顛門，然學者自壯之耄，本宗有不能悉，求其具體，尤難其人。頃年以來，尚玄之士頗有作為箋解者，然燭此昧彼，未免管窺之誚。今驗夫書，首有劉向表，末有葛洪叔，按其說，漢蓋公授曹相國參，參薨而書葬，孝武得之方士，淮南王遂復匿之，晉稚川遇鄭思遠，得聞且重言愛誦，闡拜而幸其親受。核是數說，則知前代受者皆寶祕自善，不與世共，要自稚川後，祕絕無聞矣。今皇元啟運，華夷混一，文同軌會，而書乃出焉。海內學者，有志是道，不遐搜，不艱致，人傳家授，咸得受持，亡白首望洋之歎，何其幸歟，抑嘗思之古者，芝草生，卿雲見，職史者猶或以為瑞而書之策，今載道之書不世而出，則其關盛衰，興教化，非常事也，是宜誌之本源之地，以俟太史之采，亦俾學者知得幸之所自焉。嗚呼，非天所界，其孰能與於？此且是宮自周而來，興廢廢興，不知其幾矣，物之成毀，固有數也。依山而望，若秦之阿房，漢之未央，隋之仁壽，唐之九成，其成也，莫不極一時之盛，然而數世之後，遂化為禾黍丘墟矣。而是宮自穆王建樓觀以來，代更二十一姓，年歷二千四百，雖嘗例墮灰劫，然稍填而更振，暫弛而益張，不趁物遷，不隨代盡，玄胤繼繼而世守，觀往知來，則雖與山並久可也。噫！．是所謂基道址德，不老之壽域歟？離塵蛻俗，物外之仙都歟？今焉廟貌重新，日嚴祀奉，將以啟來者固有之善，然而四方萬里之士，有誦其書領其意，猶若親承而面奉，蚓終南萬古聲容在茲，而獲蹈靈場，登祕殿，瞻眸象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豈有古今仙凡之問，而亦孰使之然哉。經不云乎：悅兮忽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於此有見，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嗚呼，其懋哉！．時大德昭陽單關之歲陽復日。計籌山人杜道堅記。宣授保和觀妙大師、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兼領重陽萬壽宮事孫德或題額。

名賢題詠

樓觀留題

蘇子瞻

烏噪猿呼晝閉門，寂寥誰識古皇尊。青牛久已辭轅軻，白鶴時來訪子孫。
山近朔風吹積雪，天寒落日淡孤村。道人應怪遊人眾，汲盡階前井水渾。
門前古碣外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長有遊人悲晉惠，強修遺廟學秦皇。
丹砂久窖井泉赤，白木誰燒廚竈香。聞道神仙亦相過，只疑田叟是庚桑。
說經臺

劍舞有神通草聖，海山無事化琴工。此臺一覽秦川小，不待傳經意已空。

寄題樓觀

蘇子由

老聰厭世入流沙，飄蕩如雲不可遮。弟子憐師將去國，關門望氣載還家。

高臺尚有傳經處，壞壁空留駕犢車。一受遺書無復老，不知何苦服胡麻。

樓觀

石曼卿

早駕青牛說二篇，又聞白鹿御三天。本期帝者能行道，豈為人間只學仙。
鹿邇若來非偶爾，檜形如望共凝然。遲留永日空遺境，樓閣參差隱暮煙。

再生柏

古柏死多日，再生因盛時。年光枯舊榦，春色復新枝。

已朽仲尼骨，重興徐甲屍。如何造化意，向此獨難知。

樓觀留題

王紳

伯陽遊歷到姬周，關令邀歸結草樓。先識東方橫紫氣，果然西上駕青牛。
築臺講道五千字，鑿井燒丹幾百秋。開殿焚香思妙旨，南山疊嶂暮煙浮。

又

王禹傳

罷歸關令存遺宅，羽駕真人有舊丘。水石自含仙氣爽，煙雲常許世人游。
悠悠天道推終始，擾擾塵纓滯去留。君看一官容易捨，老來□止占山陬。

書五郡莊道院

蘇子瞻

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來就井泉甘。亂溪赴渭爭趨北，飛鳥迎山不復南。
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蠶。爾師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託老聰。

壬寅二月十八日，遊樓觀，復過玉真公主祠堂，留詩堂上。時舍弟轍子由，在京師，寄令次韻。明年十一月三日再至，因書二詩於碑

陰

蘇子瞻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巖第幾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
不慚弄玉騎丹鳳，應逐嫦娥駕老蟾。澗草巖花自無主，晚來胡蝶入疏簾。

次韻

蘇子由

謝公行意未能厭，踏盡登山屐齒尖。古殿神仙深杳杳，香鑪煙翠起纖纖。
庭花寂歷飄瓊片，巖檜蕭疏漏玉蟾。帝子暮歸人不見，斜風細雨自開簾。

唐玉真公主，字持盈，睿宗第九女，始封崇昌。景雲元年，與金仙公主俱入道，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今樓觀南山之麓，有玉真公主祠堂存焉。俗傳其地曰郎宮，以為主家別館之遺址也。然碑誌湮沒，圖經廢舛，始終興革，無以考究。惟開元中戴縱樓觀碑，有玉真公主師心此地之語。而王維、儲光羲皆有玉真公主山莊山居之詩，則玉真祠堂為觀之別館審矣。因盡錄唐人題詠刻之祠。中元祐二年歲在丁卯，秋七月望日，河東薛紹彭題。

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

壁之作

王維

碧落風煙外，瑤臺道路賒。如何連帝苑，別自有仙家。

此地回鑾駕，緣溪轉翠華。洞中開日月，窗裏發雲霞。

庭養沖天鶴，溪留上漢椿。種田生白玉，泥竈化丹砂。
谷靜泉逾響，山深日易斜。御羹和石髓，香飯進胡麻。
大道今無外，長生詎有涯。還瞻九霄上，來往五雲車
玉真公主山居 儲光羲

山北天泉苑，山西鳳女家。不言沁園好，獨隱武陵花。
過玉真公主景殿 盧綸

夕照臨窗起暗塵，青松繞殿不知春。君看白髮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玉真觀 李莘玉

高情帝女慕乘鸞，鉗髮初簪玉葉冠。秋月無雲生碧落，素藥含露出清瀾。
層城煙霧將歸遠，浮世塵埃久住難。一自簫聲飛去後，洞宮深掩碧瑤壇。
尋趙尊師不遇 姚鵠

羽客朝元晝掩扉，林中一徑雪中微。松陰繞院鶴相對，山色滿樓人未歸。
盡日獨思風馭返，寥天幾望野雲飛。憑高目斷無消息，回首煙霞可再期。
題企秀軒壁 唐求

數里綠山不厭難，為尋真訣問黃冠。苔鋪翠點仙橋滑，松織香梢古道寒。
晝傍綠畦蕩嫩玉，夜開紅輦撚新丹。孤鍾已斷泉聲在，風動瑤花月滿壇。
留題樓觀 薛周

結草終南下，雲蘿一徑深。人窮文始邊，誰到伯陽心？
古木含天理，清風快客襟。勞車行計促，空愧負長吟。
又 張芸史

參差樓觀拂層穹，猶想當年望氣雄。白鹿有蹤仙馭遠，青牛無邇夜壇空。
霓旌影濕靈溪月，糾檜寒生玉宇風。欽想天家尚黃老，翠華曾此奉琳宮。
題樓觀南樓

紛紛塵事日嬰懷，一見南山眼暫開。好是晚雲收拾盡，半空蒼翠望中來。
說經臺 張善淵

十畝園丘翠拋深，聖人遺美尚堪尋。天風吹響庭前柏，彷彿當年道德音。
樓觀 章子厚

初入山門氣象幽，春風先到紫雲樓。雪消碧瓦六花盡，煙繞丹楹五色浮。
大道徑庭終易見，神仙窟宅不難求。清人果有招徠意，授道臺邊借一丘。
贈龐道者 張商英

褰了朝衣卸了冠，宦情分付夢魂間。因尋太上長生訣，偶到終南第一山。
土木形容殷七七，水雲情性許閑閑。身中火棗無人會，此藥重來便駐顏。
贈玉泉菴主 胡叔文

山棲未是出紅塵，別有單方上玉京。要識混元真面目，碧窗著耳聽溪聲。

遊樓觀

司馬康

華髮蕭蕭苦見侵，臙思休影欲投陰。未能免俗自知悔，正恐入山今不深。
殿閣憑高元勝絕，塵埃到此總平沈。杖頭卓處皆吾有，何必千巖萬壑尋。

登經臺

史戡

竹杖芒鞋上翠微，飛樓傑觀與天齊。乘雲徑欲凌空去，遙認家山望眼迷。
雄踞高臺第一峰，危欄正在白雲中。看山終日意不足，紫翠橫陳知幾重。

五郡莊懷古

張景先

南北與東西，相逢似有期。一言生義氣，四海作連枝。
列郡依紅錦，全家茹紫芝。孤懷本無問，惆悵不同時。

書經臺小室

日落遙岑秋氣清，荒臺古木亂蟬聲。仙人一去鶴不返，劍客重來丹已成。
靜對竹鑪煙縷直，細看月窟桂花生。此心舊有蓬萊約，欲簡歸來問姓名。

戊子秋遊樓觀

楊奐然

蓬萊隔滄海，虎豹護天關。白髮知誰免，青牛竟不還。
茶分丹井水，詩入草樓山。顧我負何事，區區鞍馬間。

樓觀懷古

王良臣

紫雲樓閣面山鬼，霜葉零風滿綠苔。矮柏擊牛人不見，杖華尋徧說經臺。

說經臺十詩

清和尹真人

說經臺上東回首，目斷燕山不見涯。返照本來清靜界，不知何處是吾家。
說經臺上萬緣忘，過目惟存九九章。顧我一生心已足，終朝東向謝重陽。
說經臺上意沈吟，一片閑心照古今。觀透百家空費力，五千文外更何尋。
說經臺上意如何，遠盡塵中人事魔。三島未歸仙境遇，五千終了屬清和。
說經臺上燕心香，親見宗師受道章。一自玄元歸去後，五千文義愈昭彰。
說經臺上意悠悠，返顧周行四十秋。海角天涯俱歷徧，未知此地肯心留。
說經臺上會知音，道德精思味要深。莫學空談虛口過，道心明似說經心。
說經臺上五華賒，東望雲山萬疊遮。去路未知誰主宰，乾坤總屬大方家。
說經臺畔水流聲，朗朗還同經句清。道在胸中聲入耳，令人心地轉分明。
說經臺上說經探，一字還同一鎰金。心昧玄言沈地府，性通妙語合天心。

和清和真人經臺十詩

秦彥容

道德林開道德花，青牛西去隔天涯。說經臺上渾成物，依舊相傳令尹家。
天下兼忘我亦忘，沈煙瀟灑谷神章。松梢鶴是遼天客，半夜唳天驚一陽。
嫩讀歸藏又嫩吟，本來無古亦無今。超然黍米珠中宿，天眼龍睛沒處尋。
鬼不能神奈我何，高提三尺斬妖魔。青松影裏無他事，獨倚寒雲飲太和。
一榻清風一灶香，主人靜對不言章。守關令尹飛昇後，莫道長生理不彰。

說經臺下水悠悠，支輓林荒不記秋。試問松梢千歲鶴，丹鑪端的為誰留？
無名大樸少知音，山自高兮水自深。不到說經臺下路，幾時窺見聖人心。
太華終南路已賒，更將秋靄暮雲遮。誰知別有通天竅，玄牝門中是我家。
夜半風傳玉笛聲，遊仙路遠夢魂清。五千文字元無說，月挂冰壺表裏明。
悟徹兩篇深更深，解將大地點成金。願分上善江頭水，一洗人間未了心。

和清和真人經臺十詩 黃道朴

說經臺上傲煙霞，始信浮生果有涯。白鶴不來人換世，青山應笑我無家。
年來身世兩相忘，坐對南山讀舊章。回首說經人不見，古臺荒草半斜陽。
我欲忘言底用吟，道無終始古猶今。欲知玄牝綿綿理，只向農家靜處尋。
世短人浮可奈何，一真總被六根魔。爭如會取先天理，默默昏昏保太和。
巖落松花鶴夢香，靜中深體谷神章。至今關令傳經處，日月高名萬古彰。
臺空人往事悠悠，風月清閑春復秋。此日登臨訪仙邇，歸心還被白雲留。
終南山水有清音，翠竹蒼梧歲月深。欲識洞天奇妙處，野猿谿鳥亦無心。
未厭真游去路賒，草樓深處碧雲遮。青牛畢竟知何在，矮柏猶存令尹家。
說經臺上聽泉聲，夜靜泉聲分外清。妙理無窮誰會得，一輪寒月道心明。
三復玄言味轉深，篇分上下等千金。好將太古常存道，化取草生未了心。

說經臺 披雲宋真人

說經臺上草茫茫，聖祖玄元古道場。紫氣印開周洛邑，青牛踏破尹家莊。
五千祕語風生几，九萬靈仙月滿堂。休道野花無耳性，至今猶聽谷神章。

樓觀 郭周卿

木杪蒼煙向日開，半空金碧照崔嵬。丹砂火冷井仍在，紫氣影沈人未回。
萬古風煙歸史筆，一番猿鶴傍經臺。自憐不得飛仙術，徒對西風賦七哀。

說經臺

自停玉塵幾經年，人去臺存倍黯然。不為青牛會稅駕，豈聞黃耳亦登仙。
首言擬卻當時馬，繼論如烹大國鮮。文字五千今尚在，玄中又復見重玄。

樓觀 李顯卿

路轉穹林畫幘開，倚天樓觀鬱崔嵬。東來紫氣疑猶見，西去青牛杳不回。
竹外輕煙浮茗竈，松梢凍月照琴臺。蚌蟻生死人間世，遐想仙其祇自哀。

說經臺

說經人去已千年，木杪遺臺尚壽然。寰海至今傳妙旨，猶龍無復見真仙。
風號地籟笙竽合，日照山花錦繡鮮。須信谷神元不死，晚來幽鳥替談玄。

從大宗師游樓觀登經臺留題

誠明張真人

猶龍千載去不返，靈邇相望盡得游。望氣祇應存故宅，傳經誰更結高樓？

松蟠古道蒼蚪臥，水繞長林碧玉流。日夕南峰一登眺，野煙晴處綠蕪稠。

和義卿大師游樓觀詩韻 郭擇善

聖學經綸冠九州，皇華風馭萃英游。齋心夢入華胥國，走筆題詩白玉樓。
草閣棲真騰紫氣，經臺倚竹瞰黃流。裴回妙得招來趣，銀漢香風桂樹稠。

又

衛致夷

本陪仙仗尋真邇，喜入清都得勝游。風引泉聲來午枕，雨餘山色入晴樓。
古今賢聖崇玄化，早晚煙霞屬羽流。日暮高臺試回首，碧雲深鎖亂山稠。

又

李道謙

幾到淋宮興未休，杖華時復一來游。白雲深鎖燒丹竈，翠靄高橫望氣樓。
山鳥飛鳴穿野竹，巖花零落逐溪流。青牛去後知何在，空有門前綠草稠。

登經臺

謝希翼

憑高一覽小咸秦，雨洗河山畫幀新。紫氣曾迷函谷月，清風長慕草樓人。

青牛靈方勇切又音泛駕歸何處，老柏凌雲不記春。孤坐西軒思古事，落花狼藉鳥聲頻。

又

句曲山人

說經千載有遺臺，白鹿升虛者不回。惟有青山依舊好，門前相對畫屏開。

重游說經臺

寇元德

千古談玄地，煙霞鎖玉肩。重來疑隔世，一覽頓忘形。

老柏森新翠，豐碑集舊經。茫然視塵宇，渺渺一浮萍。

說經臺

文道廣

山中花鳥四時好，臺上煙霞千里明。此是玄元言外意，誰能著眼聽無聲？

又

孫德或

玄教宏開眾妙門，元綱帷在五千文。此身何幸遊廊庑，時上經臺禮道君。

樓觀

李同寅

童童老檜蔭星壇，丈室軒楹紫翠間。有耳未嘗聞俗事，舉頭長得見雲山。

說經臺古喬林合，鍊藥鑪空落照閑。一自青牛西駕後，更無紫氣入函關。

又

劉元鼎

束來紫氣照咸秦，聰耳昂藏廈出草。傳道偶逢關令尹，猶龍長憶廣桑君。

一簪華髮先天始，萬里青牛隔世紛。俗草不生臺上土，夜聽山鬼誦玄文。

又

玄談密授函關吏，萬古終南一草樓。陵谷依然人世換，玲煙叢柏外青牛。

繫牛柏

趙仁矩

混元捉得一蒼龍，化柏全憑至聖功。望犢老枝猶偃蹇，帶煙古葉密朦朧。

蒼蒼常有歲寒操，鬱鬱如沾德教風。祇恐看時雷雨惡，怒隨霹靂上遙空。

書企秀軒

馬紹庭

終南古樓觀，金碧鬱崢嶸。丹靄暮煙暗，經臺秋月明。
山川無俗氣，松竹有清聲。企秀軒中客，徜徉了此生。

登經臺

王贊

一徑出蒼翠，偷然迴絕埃。烏啼山愈靜，蘚滑霧初開。
丹熟鑪無火，經存邇有臺。徬徨嫩回步，援筆紀重來。

說經臺登望次玉局翁韻 盧處道

風流王謝聽渠儂，大匠何曾棄拙工。四百元勳兩胥史，蕭曹卻似解談空。
又

河山百二為誰雄？辦與坤靈學畫工。試向說經臺上望，漢家文物草連空。

樓觀

賈文裕

寶構蟠蟠紫極宮，宮前流水咽銅龍。荒臺古篆存遺旨，老柏洪縻有道蹤。
十里洞房雲作屋，四圍石壁劍為鋒。夜深一榻眠方穩，又聽朝元閣上鍾。

說經臺

道海傾頽著力難，此臺真可塞狂瀾。素王既遠斯文喪，何處人間有杏壇。

再過樓觀 馬紹庭

青牛何事忽西轎，望氣終南先有樓。千載聖真成契遇，兩篇道德為傳留。
臺前翠瑛新連舊，洞裏丹砂春復秋。今日重登廓胸臆，榛蕪盡淨柏松幽。

樓觀留題 高書

傳經人去杳冥間，老柏依然傲歲寒。世變幾回餘劫火，鑪空無復覓仙丹。
地臨東北秦川小，山接西南蜀道難。說與阿師應被笑，滿簪華髮又那鄧。

又 損齋

丹靄莓苔合，經臺草樹荒。南山閱千古，依舊鬱蒼蒼。

樓觀 張好古

祕殿巍峨鎖翠煙，尋真偶到洞中天。青牛寂寂人何在？丹井依依世幾遷。
望氣固難追往事，授經猶可想當年。猶龍心法今誰繼，獨有全真得正傳。

說經臺

紫氣東來演二篇，真風千古播垓埏。深根固蒂文雖簡，治國脩身義最玄。
靈境不隨塵世改，聖經喜有翠泯鑰。一軒高外煙霞窟，輸與華陽老謫仙。

留題樓觀 張立道

大篆豐碑點綠苔，崢嶸樓閣聳三台。擊牛古柏東柯在，鍊藥寒泉坎井開。
煙鎖尹君文始殿，雲藏老子說經臺。凡胎聖境真難遇，疑是遊仙夢裏來。

企秀軒

企秀軒開感興多，終南山色翠嵯峨。困思一枕黃梁夢，又被詩魔攪睡魔。

留題經臺 林君一

終南毓秀何佳哉？草靈訶護昇天臺。當年瞻彼現紫氣，青牛果自東方來。
煙霞縹緲駐仙轄，琅函燦燦留瓊瑰。忽乘丹鳳返碧落，幾見滄海飛塵埃。
老柏再生復千載，森森蔭茁玄門開。坡仙題品刻翠瑛，我來拂拭生莓苔。
傳經不待意已化，後人胡為乎疑猜。河山百二特一覽，頓然胸次生崔嵬。
秋煙澹澹日已暝，信眉一笑空裴回。

世傳《玄元出關圖》像儀失實，因稽古訂正，命姚安仁寫之。瑰瑛傳示諸
方，嘉其筆力精峭，為作《山謁》以贈之 朱象先

青牛西出關，千載紀玄瑞。云何傳此像，儀刑失初意。
每為識者嫌，尤重嗣者愧。峨峨南山臺，授道有遺址。
諸方號指南，正調當在是。聾石擬寫真，適遭姚處士。
靜思閱三日，一掃已大備。河山認崤函，衣冠見周世。
聖真欣會遇，道氣盈天地。將開清靜門，要醒舉世醉。
再讓仍再進，洞見當時禮。凝睇不似畫，我疑親側侍。
君能狀此圖，天機一何邃。胸中妙丘壑，幽妍生筆底。
豈令張與吳，獨擅畫家美。寶帖散寰海，追美三千歲。
名同金石傳，會從此日始。

奉題希聲堂

張廣微

大道元非語默傳，紫雲何事洩重玄。當時賴是無言說，紙上拈來已五千。

贈別一虛臾

杜南谷

海陵仙人一虛子，方瞳玄鬢長如此。胸中一點天地真，清氣逼人過秋水。
我昔被君居燕然，掛劍長春偶相會。別去笑指黃金臺，翻然西度函關外。
浮空紫氣上終南，穩駕青牛休地肺。煙霞猿鶴爭歡迎，疑是玄元見文始。
丹峰樓觀尚依然，摩掌古柏正逾醉。從茲與了未了緣，莫向時人話前事。
今猶古兮古猶今，天上人問復何異。不須忙去昇崑崙，逍遙且住人間世。
他年我亦事西遊，分席經臺校玄旨。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下竟